





日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誦譯

哭者三十人

有許多男教員，最怕教女學生，因為女學生對於教員，大都頗生反感。女學生的心，而且處處地方，疑心男教員的一舉一動，是否含有作用，加以相當的防阻，所以男教員果然不能，如拉拉扯扯的態度，就是隨便說一句話，也得帶帽，以免學生的誤會。女學生懂一點的本領，就是哭什麼事，不如受戒受了訓誡，或受了什麼學長的責，就哭得哭，男教員真是無法可施，禁止他哭罷，一定要得格外利。

近遊落十個女。高等三年級的畢業考試，五十四個人，只有二十四個人考甲等，其餘都是乙等，照甲等可以升入初中一年級，而高等乙等，只能升入初中一年級，而高等乙等，只能升入初中一年級，所以高三等乙等，雖然升入中，實際上等於留級，因此這三十人大哭之下，高三的主任教員，弄得無法可施，非常之窘，而且下期六開遊藝會，高三之生担任游演，餉薪頗優，因此也連着

北  
(翁丹)

非常，實在是還是非常親人家的陳大難題，是在這非親非親的人家第一個「常」已經「不成功」他們這第二個「非」，恐怕外人的大常特常不一常了，不得而已，替他們的把柄個字顛倒一下，時做「常非」，却還不至甚麼呢。

(1937)

保定、黃德麟、

是日下是某員南下時的。一段日記云：「二日，余既領得川費，乃決計起程，雖犧牲保方之五百，然他日未必無取償於他一方之機會也。」

三日，餐車中，遇過到坐者一人，其形貌頗似王儒堂，然儒堂故諱余，

而此人乃不識，因叩其姓氏，此人乃出名劉授余，視之則「王正字」字一齋，儒堂之介弟也，余亦以名刺報之。

四日，既渡江，甫抵岸，即有憲兵二名，先問余「從何處來」，是為憲兵會議員，余問彼等「是議員便怎樣」，彼等言「國事吃緊，督軍令彼等在此專責南下之議員，如遇南下之議員，第一步其連行北返，以覓大選之功，第二步，如遇議員執不願返者，即須扣留，送往行軍署，聽憑督軍發落，余爾時忽然靈機一動，即答言「余並非議員」，乃彼兩憲兵不信，向余索名片為證，以便銷差，余聞言，心中志志，陡值皮夾中尚有王正字之名刺，因亟取出，畀之，且自言為王正廷之子，兩憲兵聞言乃欣然接過名片，道聲打擾而去，余遂安然登渡而車抵滬矣。

(新序)

何嘗總理但根源總理度黃星報門。願題中堂若餘世。極辦協統更黎元(靠他體面啊)皮麻皮却八格事。替人介紹啊)毛戴誰無九鼎言。只有游雲龍得算。三回廣告李張袁。

改扮的  
我看了  
劣、祇

上海寶慶路陳氏於七月廿日，假新舞台，開演陳大悲所編的「幽園女」，該社之成績，遂如左列：  
（一）開幕時已三點鐘將近了，比及全場的毛病，則有一太沒有關係。  
（二）閉幕時演員與幕，太不能聯絡。  
（三）當時不定把對白弄成不能聽見。

CHINESE CIGARETTES

CIGARETTES

門前大

在中國最先製造  
之上等大號香烟



大前明  
英商  
英美烟草公司

體黃鶯記

巴國幹半島諸邦金貨之一  
 ▲羅馬尼亞加羅一世二十利面金貨

議杖劇奎皇。悲無端。膝且傾。千金嫁女春  
由花好開新樓。問海棠。風流業債。却算爲  
近忽從財政部印刷局某學徒私奔。爲某議  
正在與高采雲之際。忽遭斯變。懷喪欲死。  
重究辦。並將置其女於死地云。

拉、十大  
拉四品、  
拉、及此

世界最大與最小之金貨

世界之金貨繁榮，而至大與夫至小者，咸出於美利堅之加利福尼亞州。亦見奇聞：予昔獲四分之一拉之金貨一品，作八角形，標之佛五粒之金小如榆葉，薄如紙，而值一銀夫，舉招而新，周繪十七星，下標紀元一千八百八十三年，背中央、標「C」字，加利福尼亞之省文也。次標 CAL. 加利福尼亞之省文也。GOLD 黃金也。又次標 CHERM (不知何解) 左右繪植物二莖，環抱上題：此世界至小之金貨也。今以一品亦八角形，一得五十大拉金貨，一品亦八角形，僅一寸

十餘人、未睡者、人也、

(英英自北京寄)  
 北京自前宮大火後，本月三日，又有  
 韓家潭之一火，損失亦在十萬以上，  
 愛將當日情形，記述如左：  
 ○提吳蟲之肇禍，火起於一雜貨鋪  
 該鋪某甲，夜半爲吳蟲所擾，致不  
 能睡，乃以煤油點燈之，失手撥燈，  
 與房中堆積之貨物引着，火乃蔓延，  
 該店後院，住有十餘家，均與姚院有  
 關係者，一時皆驚恐逃去。  
 自來水之漏戶

(生平負)

但都不是論劇，祇藉談劇，各快其個人的閱意氣。

林屋說：「富英自得乃祖親授，叔岩尙且不及，何況馬連良！」

非要有搖呢  
要扳三

富英念五期滿，隔別紀念三日。小  
接連二日，月底停止。在滬復工，  
訂合同。七月半開演，包銀另議。  
加彩錢五百元。歌夏期內，應兩通  
現者之聘，演唱數日。杭州亦聘  
未定。七月半開演時，舞台  
邀京伶白牡丹、徐碧雲、朱為  
牡丹已歸定。念四日，舞台復  
管事赴京，與徐雲榭商合同。白  
炳、滬上已有公評，碧雲為  
與吳英相得，益彰。又富英已  
代公司唱片，銅金約一千五百  
公司又約小唱班，尚在商議中云。

## (現天)

極好潔淨之人，與泉主有同癖，乃驅車往浴，藉以游歷。

所謂溫泉者，其名字耳。其種類布置，與浴池、洗滌，無少異，其區別，亦浴用洋盆開門，洋盆統開，客盆等名目，皆此一屑未免有保守觀念。

所特別者，祇為洋盆房間，每間一電，便利浴客不少。有人批評新開之

大房間九角，小者七角，價錢較浴池還貴，然七角之房間，只有前清英皇式之對坐，區區並無沙發睡椅，似亦未盡美備。客室浴池，但能裝飾而浴，苦不可，非主人體恤洋盆顧客之道。

泉中有電機摩盤，納資三角，有人以電機索向客，還讓摩盤，青年會東亞之理髮所雖有之，然未及溫泉中可一赫不損，受彼摩盤之雅趣也。故一登樓入洋盆房間區域，推開電機摩盤，樓上即有房間一室。

巴。達。人。思。手。俱。金。夫。

第一首正余前詩誤解、次詩補四  
郎贈姚三四首之闕也、

吉

運東飯店裏，有奇，唯電話買銅，不勝其五品亦是也。

南宮之泉，泉主有點心奉送，分贈兩兩，鹹者吾未之見，甜者一杯，半冷半熱，半酸半甜，稀而且薄之極，出蒸熱，另一聲盤麵，灰色之飯，是日入其熱，心傾欲謝主人，意。

中，最缺點者，爲洋發房間中之浴池，兩盆在室，中間雖有布帘可遮，然浴客亦裸裸的可以望見，浴池原不必是混合，脫衣獨立，唯既已，原仍仍是混合，脫衣獨立尊嚴之旨，此組織轉不逮浴池等人各一房，各一盆之池，或曰，泉主所以創此一房也。

第一台將聘買大元孫雲南下，附帶及小翠花，聞與徐之父、均不不。

前花國大總統徐某，在瀛過極秘密出京，至今未歸。

康斯人此次周遊各省，經各要人挽留，合計約有三四萬金之譜，吳子玉附一萬，新雲鵬復各三千。

昨聞第一台，有改動消息，魏麟童與王雲珠再來，角色僅留劉奎官，除均及並盜局連員。

謂小培及子富英，將接明英秀之探母，唱戲片九幾，將接明英秀之探母，唱戲片九幾，將接明英秀之探母，唱戲片九幾。

祖稱三代，聯接完全，可謂三世楊延。

---

就劇院劇。火候自然推叔岩老到，而天賦太盛，加之以驕字，令人實不敢亂恭維。馬連良的確確是個倒裝鬼，私淑叔岩的，偏遇有上等的劇本，把叔岩作道地，硬成了名角了。小羅漢還忘記了他的娘家掛的南陽關，與西施又加惹他些，林福祥富英祇管捧，何必硬把祖傳二字做文章，方算是得呢。兩位文章，都嫌太笨，一點沒拆開的餘地，畢竟要算笨。誰說叔岩那聲華富英的文字，至少也二十年前，富英祇管捧，富英祇管捧。

▲玉獅  
去吾邑東門外約二里，河岸爲水所沖刷，漸至倒塌，塌處露一棺人，亦不甚經意，有韓某者，素業漁，當於深夜間，潛小舟以捕魚，近所塌處，探有紅光閃閃，疑爲火，而視之，則空無一物。某夕，韓欲窮其究竟，先將小舟停泊于塌處，檢視其異，何火又能燃成，探身下望，方知何處有玉獅一，其光即自眼中出，獅取而歸，色之肆，某皆家藏其爲寶，值一千金賈耳，情值於獲利數倍，一薄因之遂成小康云。

◎誌詞  
蘇州星社贈星光下集，心息相照情願心發第二卷第三號，

（第二）

夜深了，靜悄悄的，在東方旅館，伴着伯蕭、紹庭之情，茶罷盡過，到明天便伯蕭動身回蘇州的日子了。依了叔翁的話，付了我那一百塊錢的「靜美」，初說太早，後來就說是有多少的面子，代我們謝謝罷。伯蕭時心中倒躊躇起來，下脚一節，我和叔翁商量過，對於靜美，也應該盡一份心，難道便這樣一走了之嗎？可惜這一塊沒有叔翁的號，晚上，我和從前沒有和堂子裏的人發生過關係，這事如何布置呢？昨天晚上，我探問他日氣，問他可要什麼東西，他一物都不要，我想還是老老實實，他雖一百塊錢，伯蕭時取出支票來遞了，開了一點小意思，一張支票遞給他，他覺得分外的不好意思，他說老七，這是一點小意思，我本來要買點東西送給你的，不知道這中意哪一樣，況且時候也局促了，請你自己買了罷，而且請你不必見笑，靜美連那支堂子飯的數目，爲什麼不出，立刻回了他，說大老，現在在用不著，給我們吃堂子飯的人，爲什麼不出，這下賺來錢，無非是想幾個錢，但是也有等人，並不是專在銅錢眼裏打滾的，我現在還不是自己身體是包在他們的這一節，我已預備贖身，是贖身的錢，我也已經預備好了，無論如何，不滿一千塊錢，到節上不是再向大老開口，我的意思，多少能放得出火，自然好過，即使不能，